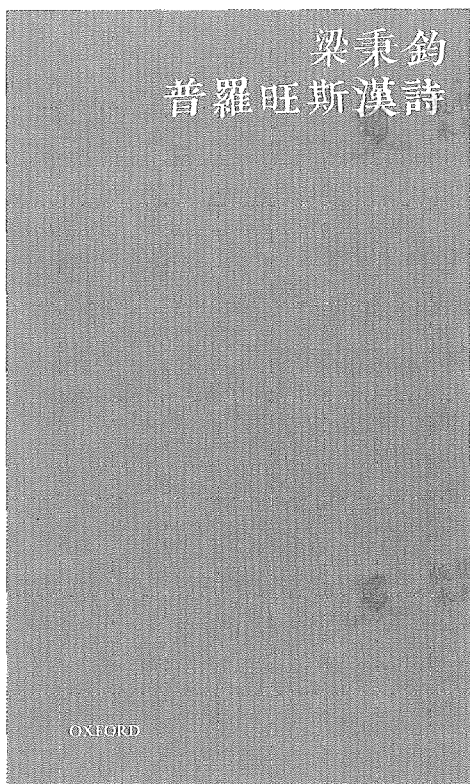


也斯：詩與電影



梁秉鈞《普羅旺斯漢詩》
(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)

鄭政恆

鄭政恆，《月台》編輯，曾獲第二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散文組一等優秀獎、大學文學獎新詩組冠軍等。個人跨媒體攝影詩集《記憶前書》已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。

的作品如〈去年在馬倫伯〉、〈八又二分一〉、〈回來吧，非洲〉、〈樹之槍枝〉寫於1963及64年，分別取材自亞倫雷奈、費里尼的名作，以及美國地下電影，Lionel Rogosin的*Come Back, Africa*和Jonas Mekas的*Guns of the Trees*。而收錄於《雷聲與蟬鳴》的〈夏日與煙〉、〈夜與歌〉、〈午路〉都有電影影響的痕迹。

2012年，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是也斯，當中「也斯：與藝術對話」有分享會環節，也斯囑咐我談談他的詩與電影的關係。在書展開始之前數天，他在電郵中對我說：「我寫過有關電影的詩很多。小津、小川紳介、伊文思、奧信威爾斯、易文的曼波女郎，甚至普及文化中的甚麼紅花女俠、妖獸都市。當然還有奇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。阿倫雷內的新作。有些是欣賞，有些是共鳴，也有結合成為生活的片段。我自己也數不清楚，要你批評了！」

後來，我挑選了〈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〉（1980）、〈在華沙電影院重看《兩生花》〉（1992）、〈五百字內談柏索里尼的詩與電影〉（1998）三首詩，分別談談。

〈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〉所指的影片，是美國導演奧遜威爾斯（Orson Welles）第二部電影《偉

還記得也斯在《梁秉鈞水木卷》的代序〈電影和詩，以及一些彎彎曲曲的街道〉中說到，在六七十年，「閱讀當時一般的詩與散文，遠不如看外國電影帶來的滿足……由電影引向對其他文化和文學的興趣，我們總覺得：文學應該有現代電影那麼好看才算好。」

回頭看來，也斯確實寫了一些以電影為題材的詩，通過一部外國電影寫出自己的作品來，最早年

大的安伯遜家族》(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, 1942)，因為奧遜威爾斯沒有電影的最終剪接權，而片廠將電影的篇幅大幅削減，結局也改了，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《偉大的安伯遜家族》，不是奧遜威爾斯心目中的模樣，只能是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。

也斯的〈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〉有三個段落。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電影放映完畢了，人們正在談那齣電影，也斯用詩的敘事語言，將一些場面複述出來，但沒有加上明顯的個人觀點判斷，直到第二段才帶出一句「評論都說不出我心中對那美好感情的仰望」，也留下一些疑問：

時代轉變了，巍峨的巨廈拆去
馬路更寬廣了，容納新興的摩托車
連同那必然的車禍和傷人，偉大的
安伯遜家族四散了，帶同那驕橫
無聲地沒入無名的人群中
是有些甚麼事物，令自我中心的喬治
悔恨而得救？那是甚麼呢？

〈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〉的最後一段離開了劇情，開始參與討論，帶出自己的看法，並且給疑問一些解答。一部不完整的電影，慢慢提升至不完整的破碎的生活世界，個人應該如何應對？詩中強調了「想像的視野」能夠「補足眼睛所見，希望有一日可以駁全」，也肯定了一些德性的情感，例如「上一代默默堅持的愛」、「平衡同情的目光」、「廣大而包容」。詩中有些句子顯得迂迴曲折，不是一種在討論中說服對手的語言，反而是猶猶豫豫地透過溝通對話，澄清一些疑慮，拉近一點距離，在破碎的生活世界中尋找共同的空間：

上一代默默堅持的愛，令人明瞭
接受那改變執拗事物的力量
一直我只是想，在我們生活其間的破碎中
我如何能傳遞給你我感覺到的杯盤
刀叉之間那種平衡同情的目光？

是的，調度和剪接的認識都是無用的
除非我能廣大而包容它們
幫助瞭解我們一度抬頭看見的凝鏡
幫助你在我們的距離中幫助我
在消除你的疑慮中澄清我自己的疑慮
通過不在眼前的破碎而又不穩定的拷貝
從隱晦和誤解中開始交談探入彼此的生活

接着是〈在華沙電影院重看《兩生花》〉。也斯在波蘭的所見所聞，見之於《越界書簡》，而他早年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翻譯的波蘭作家占·覺特(Jan Kott)散文二篇(〈蘆薈〉、〈死亡〉)、波蘭作家莫洛傑(Slawomir Mrozek)短篇小說三章(〈大象〉、〈藝術〉、〈孩子們〉)，都是出色的作品。

《兩生花》(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)是奇斯洛夫斯基(Krzysztof Kieslowski)的名作，他在九十年代時可謂如日中天，即使當時的香港，我也感受到人們對他讚譽熱烈(當時我還是一個中學生)。電影由艾蓮謝歌(Irene Jacob)一人分別飾演兩個都名為維朗妮卡的女子，一個在波蘭，一個在法國。詩作也分別兩段，各說其中一人。〈在華沙電影院重看《兩生花》〉和〈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〉在編排有相類似之處(從情節到問題，從問題到領悟)，但是語言不一樣，前者相對直接，將一些哲理性的問題，以比較簡潔的語言帶出。〈在華沙電影院重看《兩生花》〉兩段一開始都是複述場面，重提一些意象，然後也帶出一些問題。《兩生花》比《偉大的安伯遜家族》幸運，到底是完整的，然而在華沙電影院重看，所以沒有字幕：

外面世界裡總存在着種種愛與傷害
像在青春的敏感裡問：自我是一個甚麼？
與外面是怎樣一種關係？在世界的某處
會有一個與我有所感應的人嗎？
我初看電影時有點懷疑，覺得這聯繫
有點牽強。但現在我想告訴你，在這
陌生影院裡聽不懂語言反而有了感覺。

波蘭女子維朗妮卡太早去世了。詩作第二段是說法國的維朗妮卡，也嘗試回應上段中，自我與外在世界的問題。也斯提到一些偶然而瑣碎的細節和事物，從中帶出自我與外在世界，是相互相應的。這種個人與世界感應的看法，令人想到里爾克（*Rainer Maria Rilke*）以及馮至觀看世界的方法：

我們都像那些經歷了火灼和尖刺而稍作迴避的人：平常不會過敏於瑣碎的細節直至偶然一枚指環、跳彈的小球、一個橫過馬路的老婦人，再惹起我們注意，去追尋玄秘外面同樣存在着相應的東西。那未知世界：遙遠的星宿，我們心中的某個角落。

最後是〈五百字內談柏索里尼的詩與電影〉，是第一身獨白，如果〈續談一齣不完整的電影〉是迂迴的對話，〈在華沙電影院重看《兩生花》〉說生活的哲思，那麼〈五百字內談柏索里尼的詩與電影〉就是肆意的自嘲，一方面跟柏索里尼對話，另一方面也在生活的層面裡，談高深的電影語言美學論題，換言之，這是生活經驗與電影理論的蒙太奇。當然，也斯同時帶出了當時他對香港文化界的一些憂慮：

我們才張嘴，現代影像的神話越界
衝向無可挽回的暴烈死亡。「總是
舊的權勢與新的權勢展開鬥爭
是這令我絕望，令我想退出
遊戲。」我也會同意你，複雜的面具
分歧的身體遊離在城市的邊緣
非理性的部分無法剷除，陰魂
不散，回來尋找報復的對象

也斯五十年來透過詩越界對話，除了電影，還有民歌，在晚期的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他就編譯了鍾妮·米曹（*Joni Mitchell*）的作品。許多年之後，我編輯《月台》雜誌，辦詩歌專輯，邀請他寫了文

章〈詩與音樂〉，講述了他自己的詩作與音樂的關係，刊於2009年第十七期。

到最近這一兩年，也斯對繪畫特別感興趣。有一次，他將十首題畫詩傳給我看看，最後一首是〈潘天壽六六年畫《梅月圖》〉，我在回郵中說：「很耐讀，我再三細味，詩中意態沉鬱，多個人感觸，投寄懷抱，也想起李白蜀道難將進酒的節奏，確然『是有私人的氣韻節奏』。」這首詩後來收入《普羅旺斯的漢詩》裡，詩集裡有沒有跟電影相關的作品裡？有的，例如〈臥底槍手逃離旺角〉對應香港的黑幫片。另一首〈馬蒂斯旺斯教堂〉，當然是說 *Chapelle du Rosaire de Vence*，也令人想到泰倫斯·馬利克（*Terrence Malick*）的經典作〈生命樹〉（*The Tree of Life*）：

如今賞盡生命的盛宴

但見：

母親。嬰兒

天空

雲朵

一個穿着僧袍的人

葉子

花朵

生命的樹

我們坐在這兒

看着玻璃傳來光影變化

不同的顏色

在我們的臉上變明變暗

每個人都可以

懷抱希望



（本篇標題書寫：秦嶺雪）